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World Academic Classics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逻辑哲学论

杜世洪 导读 注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逻辑哲学论

杜世洪 导读 注释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导读注释本: 英文 /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著; 杜世洪注释. —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8

(世界学术经典系列)

ISBN 978-7-5327-8194-2

I . ① 逻… II . ① 路… ② 杜… III . ① 逻辑哲学—研究—英文 IV . ① 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23993号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逻辑哲学论(导读注释版)

[奥]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杜世洪 导读 注释

责任编辑 / 黄晓楚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5 插页 6 字数 154,000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8194-2/B·470

定价: 78.00元

本书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World Academic Classics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总策划 / 总主编
庄智象 林骧华



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 研发
Shanghai Epoch Education Publishing Research Center

编辑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为序)

- | | | | |
|-----|-------------|-----|----------|
| 卫乃兴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汪义群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马 萧 | 武汉大学 | 张 旭 | 广西民族大学 |
| 王东风 | 中山大学 | 张绍杰 | 东北师范大学 |
| 王守仁 | 南京大学 | 张春柏 | 华东师范大学 |
| 王俊菊 | 山东大学 | 陈开举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文秋芳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陈国华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方梦之 | 上海大学 | 陈法春 | 天津外国语大学 |
| 石 坚 | 四川大学 | 陈建平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 卢思源 | 上海理工大学 | 林骧华 | 复旦大学 |
| 叶兴国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罗选民 | 清华大学 |
| 朱永生 | 复旦大学 | 胡文仲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 朱 刚 | 南京大学 | 胡壮麟 | 北京大学 |
| 仲伟合 | 澳门城市大学 | 洪 岗 | 浙江外国语学院 |
| 华先发 | 华中师范大学 | 秦秀白 | 华南理工大学 |
| 庄智象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原一川 | 云南师范大学 |
| 刘正光 | 湖南大学 | 钱定平 | 德国科布伦茨大学 |
| 刘世生 | 清华大学 | 殷企平 | 杭州师范大学 |
| 刘建达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 黄国文 | 华南农业大学 |
| 刘海平 | 南京大学 | 黄源深 |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
| 祁寿华 | 美国西康涅狄格州立大学 | 黄震华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 孙有中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董洪川 | 四川外国语大学 |
| 严 明 | 黑龙江大学 | 蒋洪新 | 湖南师范大学 |
| 李绍山 | 原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 | 程 工 | 浙江大学 |
| 杨元刚 | 湖北大学 | 程晓堂 | 北京师范大学 |
| 杨信彰 | 厦门大学 | 程爱民 | 南京大学 |
| 杨惠中 | 上海交通大学 | 程朝翔 | 北京大学 |
| 束定芳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虞建华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 何兆熊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潘文国 | 华东师范大学 |
| 何其莘 | 北京外国语大学 | 戴炜栋 | 上海外国语大学 |

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

总 序

书之成为经典，乃人类在不同时代的思想、智慧与学术的结晶，优秀文化之积淀，具有不随时代变易的永恒价值。有道是读书须读经典，这是智者的共识。

对于中外经典著作中的思想表述，仅读外文书的中译本或文言著作的白话释文是不够的，尤其是当误译、误释发生的时候，读者容易被误导，或望文生义，或以讹传讹，使原有的文化差异变成更深的文化隔阂。因此，在“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的选目中，大部分作品为英文原著；原作为其他语种的经典，则选用相对可靠的英文译本；至于中国古代经典，则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呈现，旨在向西方阐释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其中，精选的中国经典是整个系列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一部分的经典，才真正体现出“世界性”。

以原典和英文方式出版，是为了使读者通过研读，准确理解以英文表达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力求避免舛误，进而通过批判和接受，化为智慧力量。这有利于思想的传播，裨益于新思想的产生，同时亦可提高英语修养。

经典名著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以下几点意义值得一再重申。

（一）学术经典提供思想源泉

两千六百年来，世界学术经典凝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世世代代的优秀思想家以他们独特的见识和智慧，留给后人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从老子、孔子、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天才辈出，思想闪光，精彩纷呈。思想界的大师、名家们在人类思想史传统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启发后人开拓新的思想领域，探究生命的本质，直抵人性的深层。随着人类思想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各个学科领域的理论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价值论等维度不断深化。后人继承前人的思想，借经典的滋养保持思想活力，丰富和发展前人的观点，使之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洪流，从而改变人的思想和世界观，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的进步，思想的力量大于一切。

（二）学术经典传承精神力量

经典名著中蕴含的人类精神，传承的人类守望的共同价值原则和社会理想，在每一个具体领域里都有诸多丰富的表述，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推动人类进步的精神力量。研习和传承人类两千六百多年来的优秀思想，并将它化作求新求变的灵感，是人类文明的要义所在。仅有技术进步，还不足以表明人类的文明程度。若无优秀的思想底蕴，人类存在的意义将大打折扣。

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基本理念和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基本理念分别形成了东西方两大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系统。值得注意的是：（1）这两大道德系统应该是一个互补、互鉴的整体，两

者都不可偏废，因为人类的思想是个多元整体。任何一个民族，缺少其中之一，在精神上都可能是不完整的；(2) 这些基本理念都不是抽象概念，它们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并且必须由实践来考察，否则就很难体现其价值。

精神传承必然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它靠习得，不靠遗传，因此我们需要研读经典。

(三) 学术经典构成文化积淀

“文化”包含三大部分：(1) 思想与精神现象；(2) 制度与习俗；(3) 有形的事物。学术经典是对思想与精神现象的归纳和提炼，对制度与习俗的探究和设计，对有形事物的形而上思考和描述。

每一个学科领域的经典著作中都会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直面人的困惑，思考人类社会的疑难，在新思想和新知识中展现人类的智慧。当这些思想成果积淀下来，就构成人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文化不只是制度或器物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凝结在其背后的精神与思想。

每一个学科的学术本身都要面对一些形而上的（超越性的、纯理论性的）文化问题。在很多人看来，理性的思考和理论的表述都是很枯燥的，但是热爱真理并且对思想情有独钟的人会从学术经典的理论中发现无限生动的天地，从而产生获得真理的快乐，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真正文化。

大量阅读经典名著是一种学习、积累文化的根本方法，深度阅读和深刻记忆能使文化积淀在人的身上，并且代代相传。假如

这一过程中断了，人世间只剩下花天酒地、歌舞升平，文化也就湮灭了。

（四）学术经典推动社会进步

毫无疑问，凡属学术经典，都必须含有新的学术成果——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或者新探索。这样的原创性学术成果越多，人类的思想就越深邃，视野越开阔，理论更全面、完美，方法更先进、有效，社会的进步才能获得新的动力和保障。

人文主义推翻神学，理性主义旨在纠正人的偏激，启蒙精神主张打破思想束缚，多元主义反抗绝对理念。各种新思想层出不穷，带来了学术的进步，启发并推动了更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原创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漫长的时间考验，成为经典，在任何一种文明中都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

当我们研读完一部学术经典，分析和归纳其原创的思想观点时，可以很清晰地理解和感悟它在同时代的环境里对于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有着何种意义，以及它对当下有哪些启迪。

相比技术的发展，思想并不浮显在社会的表层，它呈现在书本的字里行间，渗透于人的心智，在人的灵魂中闪光。每当社会需要时，它能让我们看到无形的巨大力量。

温故而知新。今日世界纷乱依旧，但时代已不再朦胧。人类思想史上的各种主张，在实践中都已呈现清晰的面貌。当我们重新梳理各种思想和理论时，自然不会再返回到“全盘接受”或者“全盘否定”的幼稚阶段。二十一世纪人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需要优秀思想传统的支撑，并通过批判继承，不断推陈出新，滋衍出磅礴之推力。

我们所选的这些学术经典，成书于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不同的思想与理论主张。有些著作带有时代烙印，有其局限性或片面性；有些观点不一定正确，但从另一个方面显示出人类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各门学科建立、各种主张提出之后，都曾经在历代思想的实验场上经受碰撞和检验，被接受或者被批判。我们的学者需要研读这些书，而青年学生们思想成长更需要读这些书。当然，批评与分析是最有效和最有益阅读方法。

有鉴于此，我们希望“世界学术经典（英文版）”能够真正做到“开卷有益”，使我们自己在潜移默化中都成长为有思想、有理想、有品位的人。

上海时代教育出版研究中心

2018年10月

导读

西南大学 杜世洪

“凡是无法言说的，我们都应该保持沉默。”¹ 这是《逻辑哲学论》的结尾语句，不少人对此耳熟能详。根据这一句式，如果说“凡是值得阅读的，我们都应该保持阅读的热情”，那么，这就是我们阅读《逻辑哲学论》时应该秉持的精神。

《逻辑哲学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哲学著作之一，是经当今世界哲学家群体投票而选出的必读著作 (Morris 2008: 1)。作者维特根斯坦是从整个西方哲学历史长河中走来的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是哲学奇才，他的哲学思想不同凡响，影响深远。维特根斯坦是位传奇人物，关于他的逸闻趣事以及关于《逻辑哲学论》的创作与出版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颇有传奇性²。

-
1. 《逻辑哲学论》第 7 大命题，皮尔斯 (D. F. Pears) 和麦吉尼斯 (B. F. McGuinness) 译本原文是：“What we cannot speak about we must pass over in silence.” 此处汉语译文是本书注释者所译，与其他译本略有差异。
 2. 了解一些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传奇故事，有助于理解《逻辑哲学论》。文献来源包括蒙克 (R. Monk) 于 1991 年所著《维特根斯坦传》(*Ludwig Wittgenstein: the Duty of Genius*)、希顿 (J. Heaton) 与格雷福斯 (J. Groves) 于 1994 年所著《维特根斯坦简传》(*Introducing Wittgenstein*)、斯拉格 (H. Sluga) 与斯顿 (D. G. Stern) 于 1996 年所编《剑桥哲学简传：维特根斯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Wittgenstein*) 等。

1. 维特根斯坦所处的历史环境¹

学术界一致认为，如果把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这样的哲学家判定为理论建设性哲学家，那么，维特根斯坦则是摧毁性哲学家。在整个西方哲学传统中，走建设性哲学之路一直是主流，可是到了20世纪初叶，维特根斯坦一反西方哲学常态，发起了对传统哲学及其诸问题的批判，走的是摧毁性道路。这与维特根斯坦所处的时代及成长环境不无关系，与我们的世界不无关系。

我们的世界最不幸的事就是出现过希特勒，而最有幸的事则是出现了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和希特勒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一个注定要流芳千古，另一个肯定要遗臭万年。

维特根斯坦和希特勒是小学同学，都是从奥地利维也纳的文化圈里走出来的人物。可是，历史的不幸就在于把这两位少年结合到了一起。那时，他们并无本质上的好坏之分，毕竟都是小孩而已。然而，据说正是少年时代的维特根斯坦给希特勒埋下了仇恨犹太人的种子。

维特根斯坦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犹太家庭里，父亲是奥地利非常成功的实业家。相比之下，希特勒的父亲不怎么成功。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普通百姓之子。那时的希特勒调皮捣蛋，不是什么善茬，因此常常受到打击，这些打击通常来自像维特根斯坦这样的犹太富家子弟。当希特勒津津有味地说，他喜欢弹钢琴，喜欢勃拉姆斯的音乐时，维特根斯坦却不经意地说出，他家

1. 关于维特根斯坦所处的历史环境的介绍，摘自本注释者的随笔集《语言情事录》（杜世洪2018）中的《希特勒可能对他早已怀恨在心》一文。

有六台钢琴，勃拉姆斯是他家的常客。不管维特根斯坦是否炫富，他的话或许刺痛了希特勒的心。

他俩因为一些小事而结怨，从此以后一直没有成为朋友。少年时代的维特根斯坦，彬彬有礼，还有些侠肝义胆。希特勒待人处事却不怎么有教养，喜欢使坏，喜欢捣蛋，是个刺头。维特根斯坦并不喜欢希特勒。有一次他两人在操场相遇，维特根斯坦揪住希特勒打了几巴掌。希特勒对此怀恨在心，后来把这事写进自传里，说他在幼年时很憎恨那个可恶的犹太人，总是让他很没有面子。有史学家认为，希特勒所说的那个“他”多半就是维特根斯坦。

关于维特根斯坦和希特勒结下梁子的故事，大多出于好事者的索隐之作。甚至有学者大胆断言，长大后的希特勒之所以痛恨犹太人，恐怕同维特根斯坦不无关系。

现在提起维特根斯坦，人们几乎想不起这些事，甚至不少人连维特根斯坦是谁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希特勒。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而维特根斯坦带来的却是认识世界的新智慧。客观地讲，二人都具有摧毁性。不同的是，希特勒摧毁的是实实在在的世界、文明和活生生的人。维特根斯坦要摧毁的却是人们认识世界时在心中塑造出的理论玩偶。

关于希特勒的丑闻，人们比较熟悉，而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趣事，人们却知之甚少。要是没有希特勒，世界反而更美好。可是，如果没有维特根斯坦，世界就会失去许多思想瑰宝。

2. 维特根斯坦的人生趣事

1889年4月26日，维特根斯坦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

太家庭，排行第八，有五个姐姐和两个哥哥，父亲是奥地利成功的钢铁大亨。1908年秋，在弗雷格的建议下，维特根斯坦去到英国曼切斯特大学学习航空工程学，与此同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于1911年到剑桥大学师从著名哲学家罗素先生。相传他俩初次见面时，维特根斯坦直截了当地问罗素：“我是不是白痴呢？”罗素问他为何这么问。他回答说：“如果我是个白痴，我就去当飞行员；如果不是，我就要当哲学家。”

听到这话，罗素就让维特根斯坦写点东西出来瞧瞧。当罗素看到维特根斯坦写出的东西时，就知道维特根斯坦是位哲学奇才。

罗素后来在文章中评价维特根斯坦：“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顽固、刚愎，但人却不傻。”罗素说他在有生之年无法完成的哲学事业完全可以由维特根斯坦来完成，因为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敏感性无与伦比。从此，罗素与维特根斯坦之间产生了弥足珍贵的师生情和挚友情，而且维特根斯坦在情感上特别依赖罗素。

维特根斯坦常常深更半夜跑到罗素的家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而且一言不发。罗素调侃地问他：“你是在思考逻辑问题呢，还是你的罪孽？”维特根斯坦回答说：“两者都在思考。”

维特根斯坦绝对是史上最奇葩的学生，坊间流传的几则趣闻，可以说明维特根斯坦的奇特之处。维特根斯坦在剑桥大学还未毕业就去了挪威，于1913年才回到奥地利，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应征入伍，三年后当了俘虏。不过，哪怕在战时和俘虏营中维特根斯坦坚持他的哲学思考，记下了关于哲学问题的笔记。1919年大战结束后，他把写下的东西整理成册准备出版。在摩尔的建议下，他借鉴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的书名，将自己的作品定名为《逻辑哲学论》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那时的维特根斯坦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因此要出版这书就成了很大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自己联系到了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可是出版社提出要有罗素作序才能出版的条件。无奈之下，维特根斯坦只好恳请罗素作序。罗素向来喜欢成人之美，欣然作序。可是，维特根斯坦收到罗素的序言时，却抱怨罗素的序言并不令人满意。维特根斯坦说：罗素对原著的解释与评价都不得要领。

然而，莱比锡的出版社在拿到罗素的序言后，由于种种原因仍然没有出版该书。于是，维特根斯坦写信给罗素，不无赌气地说：“我的著作要么是一流的，要么不是一流的。如果不是一流的，我也不希望它出版。如果是一流的，早出版或者晚出版都无所谓。读者若是真的喜欢一流著作，那么又有谁会在意它的出版日期呢？”

几经周折，在罗素的帮助下，《逻辑哲学论》的德文版于1921年出版。该书问世不久，《意义之意义》的作者之一奥格登就将它译成英语，于1922年出版。英文版出版时，维特根斯坦认为摩尔原先建议的书名并不恰当，他不无懊恼地说应该用《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这一书名。无论怎样，维特根斯坦认为，《逻辑哲学论》解决了哲学上的全部问题，他不必再搞哲学了，于是离开了剑桥大学。

《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始于1911年，主体部分是在挪威山中完成。当维特根斯坦在挪威写作时，他的老师摩尔去看望他，发现这些手稿可以作为学位论文，于是建议维特根斯坦用这些手稿向剑桥大学申请学士学位。维特根斯坦就让摩尔帮忙张罗这事，可是当摩尔回到剑桥后，信告维特根斯坦必须按照学位论文的格式

要求重新整理手稿时，维特根斯坦的回信却让摩尔下不了台。

维特根斯坦写信给摩尔说：“是你建议我拿这些手稿去申请学位。我在写作这些手稿时，并没有想到什么学位论文的规矩。你如果觉得我的手稿不值得破例处理，那么我是混蛋，应该见鬼去。如果我的手稿有价值而值得破例处理而你又不帮我处理的话，那么你是混蛋，你应该见鬼去。”摩尔收到这样的信，有什么样的心情，可想而知。维特根斯坦当时未能获得本科学位。

可剑桥毕竟是伟大的剑桥，当维特根斯坦带着对哲学的新认识，于1929年重新回到剑桥时，摩尔和罗素仍然十分器重他。考虑到维特根斯坦需要获得学位才能在剑桥工作，于是，罗素和摩尔作为答辩委员，让维特根斯坦用《逻辑哲学论》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学位答辩。这项答辩是历史上最牛气的答辩，因为答辩中罗素和摩尔根本弄不懂维特根斯坦在说什么，但又觉得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很有创见。看到两位导师满脸困惑的样子，维特根斯坦反而安慰他俩说：“别担心了！你们永远也理解不了。”

听到维特根斯坦这多少有点冒失的话，摩尔这次并没有生气，罗素也有大智慧，就这样让维特根斯坦顺利通过答辩而获得学位。维特根斯坦也从此在剑桥大学开始了新的哲学研究，随后获得教席，主讲哲学课程。

维特根斯坦个性率真，行事另类。上课前，他先要清场，要把那些他认为不适合听课的人先请出课堂。他的课艰涩难懂，往往是他独霸课堂，鲜有师生互动。更有甚者，他会果断地把心不在焉者请出课堂，并说这人混进课堂，根本不适合从事哲学思考。这样一来，他课堂上的学生寥寥无几。

维特根斯坦的率真还表现在他对哲学问题的独特认识上。在

维特根斯坦眼里，没有多少真正的哲学问题，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只不过是些可以消解的伪问题，这些伪问题是语言误用和思想混乱造成的。1946年10月某日，在英国国王学院道德科学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罗素叼着烟斗，面火而坐，在他座椅左边是波普，右边是维特根斯坦。波普带着嘲弄的语气说，曾有人叫他解决一个语言问题，波普弦外有音地大声说，语言问题属于鸡毛蒜皮之类的事，不值一提，他喜欢谈论真正的哲学问题。听到这话，维特根斯坦非常恼火，怒目而视，质问波普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波普回答说归纳法问题就是真正的哲学问题之一。听到这话，维特根斯坦从火堆里抽出红红的烧火棍，晃了晃。罗素见状，连忙从嘴里取下烟斗，朝维特根斯坦说：把那玩意儿放下。维特根斯坦遵命，旋即站起，径直离开，把门轰地一关，拂袖而去。这件小事被视为20世纪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两位大师观点对立的象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归纳法根本不是哲学问题。

维特根斯坦就这样率真，就这样享受着他的哲学人生，直到1951年4月29日告别人世。临终前他说：“告诉他们，我的一生很幸福。”

现在想来，维特根斯坦一生并不寻常。他出身名门，爱好广泛，酷爱音乐，钟情于哲学。他注重心灵的渴求，不太在意物质生活和个人情爱。他把继承来的巨额家产转赠给他人。他与一位瑞士名媛有段短暂的爱情，但因不识恋爱风情，与恋人外出时，衣食粗陋，两人待在一起不谈情说爱，而一心一意思考哲学问题，导致两人很快就分手了。后来他又对工作中的一位小伙子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好感。

维特根斯坦就是这样的怪人，这样的不同寻常。当然最不同